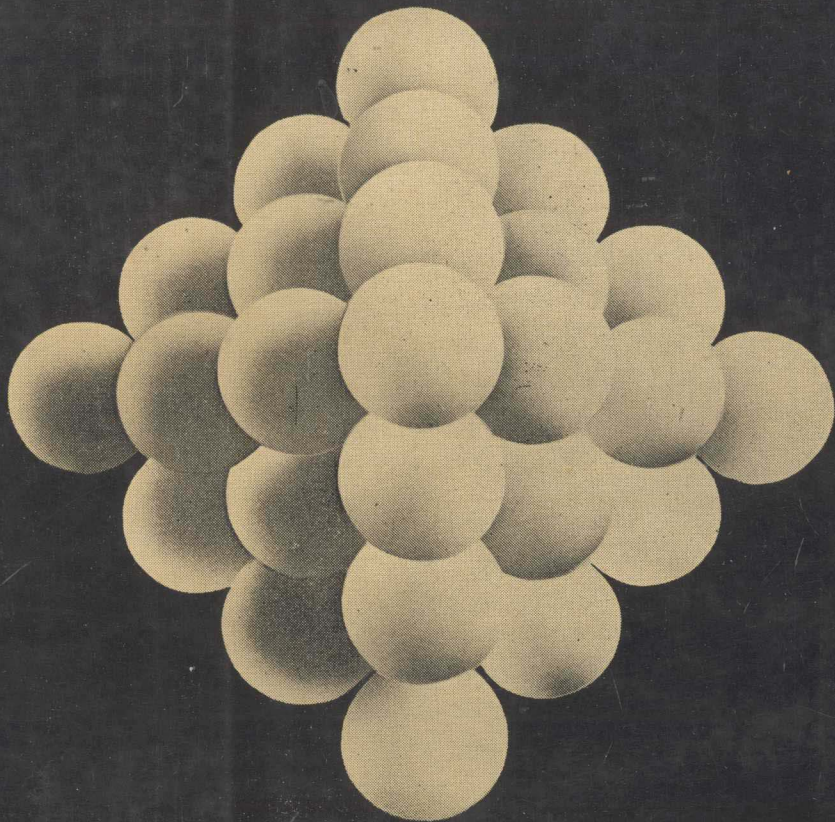




中國新文學叢刊

洪炎秋自選集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6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選自秋炎洪

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黎

洪炎秋自選集

版權
翻印
必究

中國新文學叢刊 16

著作者：洪炎秋。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華風彩色印製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西園路二段二八一巷六弄二八號

發行所：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四段一四六號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地址：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定價：精裝：七〇元
平裝：四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元月初版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



1974





人物的回憶

洪炎秋

自從呱呱墮地以來，浮沉人海七十五年，接觸過的人物，上自國家元首（內詳晚報註一），學界權威，下至販夫走卒，引車賣漿之流，各式各樣的大人物、中人物、數目繁多，流品複雜，現在拿起筆來，（想）要寫出一篇「人物的回憶」，首先跑進腦子來的，竟是兒童時代所看到的、微不足道（的）、一些市井中的小傢伙，而不是年長後所接觸的、（雖然沒有勢力，却也感到）上得臺盤的、那班廊廟上的大角色，（我）十分為難。不過根據西洋人的優良原則：「先到的，先受服務」，只好讓他們優先登場了。

目 錄

素描	一
生活照片	一
手跡	一
自傳	一
閑話鮑魚	一
童年生活的回憶	二
馭夫術	三
談貪污	三
一葉知秋	四
也來論詩	四

教書匠的祖師爺——孔子

餵得他飽

六

告子敏一狀

七

御夫術A B C D E

五

閑話語言

九

閑話文字

一〇

閑話國語

一三

閑話辭典

一三

漫談隨筆

一六

我所認識的周作人

一七

婚禮致詞

一七

從清貧談起

一七

向清富邁進

一六

閑話孟子

一七

談強迫退休	一八五
「尾音辨正」書後	一九三
老人的處置	一九七
也談死	二〇七
致某推事函	二二五
與楊金虎市長談婚姻	二二九
復黃楊麗燕女士	二三五
「眉庭隨筆」序	二三二
「兩性之間的困境」序	二三五
文學的科學研究法	二四二
作品書目	

自 傳

我姓洪名炎秋，依照戶籍的記載，是在民國前十年十月六日（當時可用舊曆申報戶口）出生於臺灣省彰化縣鹿港鎮。出生時辰，因從記憶中被淘汰掉了，現在既沒有戶籍可憑，也沒有長輩好問，不過根據精於命理的先伯父文瑞公的推算，是個十分清高的命格，可入翰苑，每對我咨嗟惜我生不逢時，不能為祖宅豎立旗桿。如果有富於考據癖的人，對我生辰抱有興趣，想要考個水落石出，臺北命相家，到處都有，不妨前往請教，依此命格，倒果為因，也許可以推算出來，不過我自己本人，卻缺乏這個雅致。先父給我起的名，原是單單一個「樞」字，不過這個單名，除了寫在他的詩文集中以外，並不通行，通行的乃是「棧楸」兩字。用這兩字，也是出於先父一種抗日意識的表現，讓我細說端詳。因為先我兩年，先堂兄璽嘉出世，管區的日本警察來查戶

口，當時會講洋涇濱日語的臺灣人，非常之少，而會寫藍青中文的日本人，卻相當地多，於是先伯父和他筆談時，就告訴他新生一子，要報戶口，日警就寫：「何名？」先伯寫：「名璽嘉」，日警拿出出生申報書，在姓名欄中填入「洪名璽嘉」四個大字，填入了後，自己看了半天，念了幾遍，總覺得不大對勁，乃又寫出：「三字名不好，改二字。」於是把最後一個「嘉」字圈掉，先伯父懾於日警的威風，不敢辯明，怕他老羞成怒，任由他去，從茲以後，這位以畫畫出名的先堂兄，大家雖然都叫他「璽嘉」，而在公文書上，卻一直以「洪名璽」通行一生；光復以後，因為手續繁雜，遵守徐復觀教授「自由人不跟官吏打交道」的聖訓，不願出入公門，瞧看戶籍吏的「晚娘面孔」，以致歿世未改。先父看到這個不學無術的日警的這一傑作，覺得又好氣又好笑，所以我出生的時候，故意用「棧楸」兩字做名，跟他為難，讓他寫也不好寫，念也不會念。到我投考北京大學，乃改用「洪樞」為名，再去木旁，以「炎秋」為字。但是樞是個罕用字眼，每被人誤為「樵」或「醺」。光復後回臺灣，看到民權發達，一旦祖宗有靈，保佑我得以被選為中央級民意代表，就可以富貴終身，一生吃着不盡，一字之差，必誤大事，關係重大，非同小可，於是不怕麻煩，趕緊層層呈准內政部，改名「洪炎秋」，其他一律依法廢棄，從此以後，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上下四方，通用的都是「洪炎秋」這三個字了。

我是個時代的犧牲者，老輩的舊享受，絲毫不敢沾染，小輩的新玩藝，又是一竅不通，一生

過的是沙漠中乾燥無味的生活。論起學問，中學沒有學成，西學又趕不上，既沒有體，當然談不到用，只好勤以補拙，努力做事，認真教書，以賣力氣掙飯吃，至今歷時三十七年。初出校門，到河北省教育廳去當科員，過了半年，有一早晨，我因為壓了許多私信，必須裁復，不到七時就到廳裏去工作，適逢在北大教過我的張見庵廳長，大約也是因為私事上廳，看到偌大的一個教育廳，只有我一個人，一清早就在那裏埋頭苦幹，認為是可造之材，於是把我叫去，誇獎一番，說要升我股長，未及兌現，遇到沈尹默先生新任北平大學校長，又從天津把我叫回北平，免得在外奔波，我就到北平大學去擔任註冊事務，高級中學成立後，擔任過主任，又在農學院教授日文；同時還在中國、民國、華北、郁文各私立大學，講授教育學和國文。勝利時在北平擔任臺灣同鄉會會長，和天津臺灣同鄉會會長吳三連兄，共同奔走於十一戰區、救濟總署、北平行營、港口司令部各機關，為被日人徵往平津服役的三千名臺灣人回鄉的交通工具而努力。三十五年五月乃率領二百多名的軍屬，由天津坐船到上海，轉船回臺灣。回臺灣後，先受師範學院的聘書，領了一個月薪水，不等上課，就被調為臺中師範校長，三十六年遇上二二八事變，致被誣陷撤職，查明後，轉任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嗣又被推兼國語日報社長；三十七年受聘為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擔任國文、文學概論、和老子；也曾兼任師大、大同、銘傳各校的國文功課，八年前除掛名國語日報，哄哄小孩外，辭去一切兼職，專心伺候臺大的小姐、少爺，收入雖然減

少，卻落得一身清閑。在這漫長的歲月中，雖然遭遇過幾次世變，偶也難免有短期的失業，幸而因為一來人緣還好，二來有備無患，所以沒有挨過一天餓。

二十六年日寇入侵，國立各校撤出北平，我被任爲農學院留平財產保管委員，於是奉命淪陷；在淪陷期間，爲要維持全家八口的生活，不得不在僞北大和僞師大教書，勝利後，清算僞教員，強者被迫走上西山，投奔「招賢館」，弱者只好閉居家中，坐以待斃。有一天，發見周口店北京人的裴文中學長到舍下來找我，說他是奉命淪陷的工學院財產保管委員，持有聘書爲證，最近纔輾轉打聽出我是農學院的財產保管委員，要我聯名控告教育部，要求洗刷，並補發八年淪陷期間的積欠。我一來聘書已失，二來回到臺灣，不愁沒有吃飯的地方，婉詞謝絕，由他自己去搞，後來聽說他贏了官司，不但獲得嘉獎，而且補領到不少的薪水。

在北平淪陷期間，僞組織的教育界的漢奸中，我和僞北大校長錢稻孫，僞教育督辦周作人都很熟悉，錢稻孫相信日本一定勝利，而且在淪陷前不很得意，一旦受到日人垂青，捧爲大學校長，自然感激涕零，甘心去當日本走狗；周作人則自始至終，認爲日本必會失敗，並且戰前已名滿全國，是文教界的風雲兒，雖然喜歡日本文化，卻非常討厭日本軍閥，他擔任僞北大文學院長，原是出於被迫，虛與委蛇，那知道一陷泥沼，就難以自拔，在僞文學院中，他姪兒豐二擔任庶務，一個竹馬老友擔任會計，兩人狼狽爲奸，虧空了一大堆公款，教育總署無法報銷，周作人

又沒有法子代賠，如再遷延下去，就要被拖入水，吃起刑事官司，所以不得不知故犯，跳入火坑，出來擔任偽教育總署督辦，去替他們擦屁股；從這一例，可以使我們知道，同是漢奸，動機卻是各人各樣的。北平這兩位頭號的文化漢奸，我從學生時代就和他們很有來往，因為周作人的小品文，實在叫人佩服，而錢稻孫家裏所設的壽泉文庫，搜羅有關日本文化的書籍，非常豐富，不是任何圖書館所得比擬的，所以我喜歡到他們那裏去走走。淪陷八年間，他們當了偽要人，除起拉我去教書以外，從不誘引我去做偽官，更不叫我去替日本人做任何事情，使我這個深通國情，而又懂得日本語文的最有資格當漢奸的材料，能夠出污泥而不染，沒有受到絲毫的困擾，這是應該對他們深致感激的。

我現在有一子一女，都已成家立業，女兒、女婿住在臺北，雖是公教人員，卻還懂得生活之道，遇我青黃不接，每能雪中送炭；兒子、兒媳，遠寓美國，已經讓我做了一任「美國人的祖父」，雖然負擔很重，可是逢年過節，也一定或多或少，準有「美援」送來，使我生活過得滿舒服，頗有蔗境漸甘的味道。最近兒子和兒媳，屢次來信，說我兒子當工程師，年資已經升到一萬一千元，兒媳半工半讀，多少也有收入，二十五年分期付款的住宅，也夠寬大，要寄來飛機票，迎接二老去美奉養，我雖然相信他們的固有道德，根深蒂固，不致使我們「入鄉隨俗」，但為順應潮流，免成反動分子起見，於是乎君子自重，婉詞辭謝，決心堅守崗位，賴在臺大和國語日報

社，只要校長和董事會肯繼續發我聘書，我是要爲這兩個飯碗老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

我的爲人，渾身矛盾，一肚皮不合時宜。年青時候，努力要做孝子，結果卻落了個父子不和，貽憾終身；中年以後，想要盡忠國族，有所貢獻，又被先父遺傳下來的幾根硬骨頭，潛伏身中作祟，既不肯拍馬吹牛，又厭惡蠅營狗苟，自然無法爬居高位，以致滿腹「金輪」，無處施展。民國十三年從同宿舍的王盛治兄處，獲得一本第一版的三民主義，讀得興奮異常，即由王兄介紹，冒着北洋軍閥砍頭的威脅，秘密參加國民黨；等到十七年北伐成功，市黨部在舊教育部豎起招牌，公開活動，雖然去開過幾次會，以不願跟人爭權奪利，又不肯替人搖旗吶喊，在辦理登記時，故意不去登記，以致失卻黨籍，浮沈人海，永遠丟掉了發跡的機會。三十六年實施憲政，舉辦大選，臺灣沒有民社黨，選舉事務所因爲三缺一，不能成立，我受了民社黨人的擁戴，被抬出來擔任省黨部書記長，成爲選舉事務所的當然委員，選舉結束，依照協定，原可轉任省政府委員，對省政可以參加一點意見，無奈黨員無法約束，爭端已啓，所以一到國代、立委選舉事務，大功告成，我馬上登報聲明脫黨，把一個已經唾手可得省政府委員的寶座，輕輕易易讓給顏欽賢兄去過癮。從茲以後，無黨一身輕，一直以「社會賢達」的身份，在教育界混飯吃。

我對人處事，圓滿隨和，沒有圭角，不過有人相欺太甚，使我的「勘忍袋」爆炸，也會奮起

反擊，使對方無地容身。表面一看，是個拘謹迂腐的鄉愿，相處久了，就知道我乃是個脫略形骸、玩世不恭的放浪不羈的傢伙。我能步趨聖人，「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但是假使有山珍海錯可吃，玉樓瓊宇好住，我也絕不會裝模作態，矯揉造作，拒不接受。我淡於名利，而表現慾卻十分強烈；拙於言詞，而又喜歡跟人聳扭。我深惡痛絕現在這個社會，卻又對它戀戀不捨，願為它的「善化」「淨化」而盡最大的努力。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我是這個矛盾時代、矛盾社會、矛盾地區、矛盾遭際，以至矛盾家庭所產生的一個充滿矛盾的畸形人；「文如其人」，所寫的文字，也是矛盾重重，畸形怪樣，只有同類項的人士纔能欣賞，正人君子看過了後，是會搖頭縮眉的。

我幼受先父嚴格的管教，五歲時就開始讀他自編的「三字經」，接讀四書，因為先母也會背誦四書和全部詩經，有她幫忙，所以進步很快，被目為神童，十一、二歲讀完四書五經、整部左傳和許多詩文選。作出詩文，勝過先父所教的那些二十來歲的大學生。十四歲時看完御批通鑒輯覽，同時閱讀瀛寰志略、萬國歷史、格致新編和梁啟超的新民叢報一類的書刊，使我知道許多新的事物，思想起了很大的變化，認為新青年必須學習新學問，而學習的途徑必須從日文入手。那個時候，有蔡子昭、許嘉恩諸兄，從先父習詩文，他們年齡都大我五、六歲，可是詩文卻作不過我，所以和我結了忘年之交，大家有說有笑。他們也沒有進過日本學校，只在每天晚上，到龍